

## 老社长

□李广华

称“老社长”，是他离休后的事了，当年我们都称他“傅社长”。其实，他同时还任着内蒙古日报总编辑一职。

老社长姓傅，名克家，今年97周岁，现住在内蒙古医院保健所。

他是疫情前，经过10天的隔离后，住进这家保健所的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老社长是整个楼层居住的25人中最年长的一位。楼道长有百米，最初，他每天在楼道里慢步三个来回，去年减少为两个来回，约400米。

老社长95岁那年，出了本书，名为《伉俪追回的岁月》，20多万字，均为老人一字一句地手写在稿纸上的。他托人寄送我一本，扉页上签字的时间是2024年5月15日。透过他那追忆过往的字字句句，除了忙碌的工作和生活，最打动我的是老社长对已逝夫人的深深思念，以及他们相爱相扶的点点滴滴。夫人离世后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，写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后来生活的一部分。那熟悉的字迹，谦逊的语句，着实让人感动，瞬间把我拉回到了在编辑部工作的岁月，顿时就有了找机会看望老人们的想法。

2025年3月，我因事来到呼和浩特。从朋友处问清老社长的房号，3月5日上午，我来到保健所，房门开着，轻轻叩门，无人应答。走进，见老社长在休息。套间里，护工宋大姐在和护士聊天。见我进来，她问清来由，便叫醒了老社长。

他起身坐起，眯着眼，专注地看着我，努力地辨识着。我赶紧说：“我是报社的，来看望您，看我是谁呀？”

他看了看，有些恍惚。我不忍让老人多费神，便自报家门。老社长说：“你不是总编室的吗？”我连连点头。他与我热情地握手，并让护工搀扶着走向套间的会客室。

拉着手，他让我坐在身旁。护工为他戴好助听器，老社长马上对我说：“你不是调走了吗？”我如实地汇报，并告诉他，这次出差办事，特地来看望老社长。他听后，笑了笑，眼睛眯起来。

老社长常年读书写作，眼疲劳在所难免。记得当年在内蒙古日报社6楼会议室，我们每周开两次“碰头会”，会议间隙，常看到他仰着脖儿，滴眼药水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初到报社时，第一次见到傅社长，他戴着变色眼镜，梳着背头，走着小碎步，身穿短袖衫，打着领带，西裤皮鞋，手拎公文包，风度翩翩的样子。

老社长向我介绍他现在的日常。每天还坚持读书看报，订的报纸有《参考消息》《文摘报》，杂志有《求是》《实践》等。他为之倾注大半生心血的《内蒙古日报》，报社的同志会定期给他送来。房间的两个书格里，摆满了书籍。沙发旁摆放着几捆看好的报刊。新闻事业已经融入他的血液，虽已离休几十年，仍坚守着新闻人的习惯，关注时事和新闻界的动态。

忆起过去，老社长思路非常清晰，记忆力惊人，人对事都记得很准确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97岁的老人。他说，那时值夜班，晚上8点发完稿件后，距出大样还有3个多小时，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，坚持写稿。至离休，他共写出2000多篇小言论、评论、社论和游记。

当年报纸的头版，开设了一个叫“青山钟声”的小言论栏目，傅社长经常以秀岩、峻石的笔名刊发，每期两篇，在当时影响较大。他在值夜班时写好初稿，第二天转到总编室，通讯员拿到工厂生产间去排小样，再送他修改。当时编辑部和工检分属于两个院落，相距一公里。有时通讯员有事，顾不上送，我便顶上，拿去排小样，再送傅社长改。他改好后，再取回交给总编室发稿的主任。来回取送间，我的脚步走在路上和楼梯间，可眼睛却没闲着，去时看原稿，回来时盯修改的小样，琢磨其中的道理，这对我来讲，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。跟老社长说起这些，坐在沙发上的他，会心地笑着。

专栏不是每天都刊发，视版面情况而定。傅社长每周发稿两到三篇，慢慢地，其他人都心照不宣地不再写了，而我却不知深浅，勿懂内里地掺和进来。

刚入行的我，缺乏采访机会，想练练笔，也试着给“青山钟声”写稿。每发一篇，就更加激发我的写稿热情，开始琢磨下一篇。记得有一次，在路上碰到傅社长，他知道那笔名是我后，还表扬了我。

老社长兴奋地忆起当年他派记者两次去包头师专采访，后经他审阅修改而成的包头师专狠抓道德纪律建设的稿件，刊发在《内蒙古日报》头版头条。没几日，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总编辑给傅社长打来电话，称赞此稿抓得好。

我从手机里调出一张与傅社长的合影，时间是1987年4月7日，地点在呼和浩特的昭君墓前。他看得仔细，感慨时光的流逝。那是一个早春，天气尚有寒意。报社组织各盟市报总编辑开会，会间，我们组织参观，傅社长穿着西服，打着领带，这也是我与傅社长唯一的一张合影。

傅社长离休后，坚持读书看报的同时，始终没有放松对新闻的研究，自治区的许多单位和高校，12个盟市中除了阿拉善盟外，都邀请他去讲新闻课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交谈中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，在老社长身上，体现最突出的是一个“爱”字，他爱事业，爱妻子，爱家庭，爱同事，爱生活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担心影响老人休息，不得不告辞。临别，请护工大姐为我和老社长合影，在她按下拍照键的一瞬，距上张合影已逾38年。

告别时，老社长执意送我。护工要他随意些，他却坚持换上皮鞋，从房间送到电梯口。这60米的距离，已不再是一个长度的概念，而是老社长对后辈关心呵护的时间隧道。

再不是小碎步，不是拎着公文包的行走，缓缓中饱含着老新闻人深深的情意……

絮怀语

相传，清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举行“木兰秋猕”时，被一条沟壑的自然美景吸引，饶有兴致地游览了此沟。大雨过后，乾隆面对巍巍燕山，心潮澎湃。回头望见此沟银溪如须，山泉飞泻，五彩斑斓的彩虹从天上直落沟底，于是他吟道：“水道如须，彩虹落涧。”此沟因此得名“道须沟”。

道须沟，位于宁城县黑里河国家自然保护区西南角的实验区内，地处内蒙古宁城县、河北省承德县等两省（自治区）三县交界地带，隶属燕山山脉七老图山支脉。

寂静的山谷中，我一路举着相机拍树下的铭牌，百年核桃、蒙古栎、白榆、黄花柳、大果榆等。我识树木不多，它们于我而言，每片叶子都是知识点。可明知是浮光掠影，却贪心地将它们收入我的相册中，仿佛这样就能存下整个道须沟。

盛夏的沟壑是被绿意浸透的翡翠色。合抱的古树撑开穹顶，枝叶之间漏下碎金般的光，新枝在老树臂弯里抽条散叶，群山也将黛色泼洒进谷底，这样，狭长的山涧便成了天然的纳凉胜地。每到夏日，暑气还未漫入，蝉鸣就先被浓荫揉碎，衣角沾着植物清香的游人循着凉意而来。我也随着游人的脚步踏入这方美景，在清溪之侧，虹影之间，把自己站成了水墨画里的一株草木。

我出生于辽阔的草原，儿时，没事我就趴在窗前看风景，大人们赶着羊群、牛群、马群登上小山坡，但从不停留，他们和它们要翻过山梁寻找最优质的草场。在我看来，山坡就是一条通往牧场的路。而吸引我的则是山坡上一个个凸起的小土堆，每天早上都会有几个新的小土堆出现，黑色的小土堆还带着新鲜泥土的味道，在阳光下异常耀眼。我问爷爷：“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小土堆？”爷爷只管“嘿嘿”地笑，让我睁大眼睛仔细瞧，看着看着，我就看到一只土拨鼠从一个土堆后边探出头来，观察一会就“蹭”地跑向下一个小土堆，瞬间没了踪影。

而今站在道须沟的石阶上，忽然懂得儿时那个山坡原是山的序曲。当晨雾从黛青的山脊线缓缓撤退，山骨的轮廓正一寸寸显现。那些被岁月打磨的岩层多像爷爷老年斑密布的手背，而幽涧里升腾的湿气，本是山脉呼吸时吐出的绵长叹息。忽有画眉的啼鸣自松涛间跌落，清越如碎玉击在石潭，惊得松针上的残露纷纷坠入灌木的领地。这声鸟鸣在空谷里荡出涟漪，恍惚

□郭海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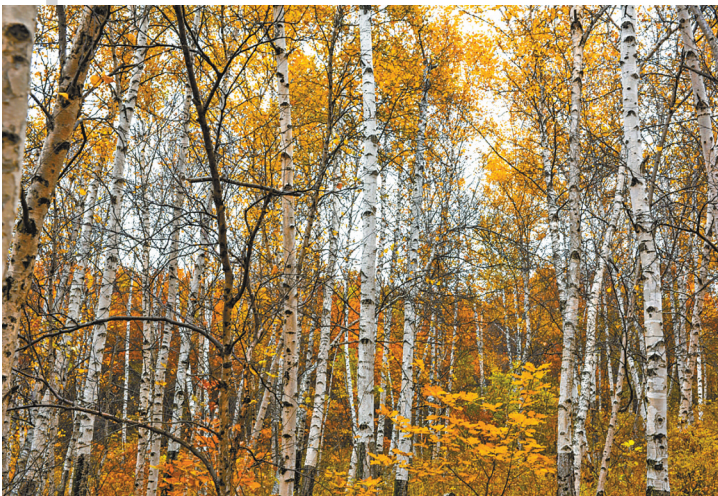
盛夏到了，草原上的羊又肥美了。

青草婆娑，碧波卷涌的草原，秒变汪洋，一只只羊就成了一颗颗珍珠，浮于汪洋之上，圆润，白嫩，可人，由外及内，讨人喜欢。哪里水草丰美，羊群就像撒网似的在哪里散开，散散又聚聚，自在又惬意。一颗颗“珍珠”就这样被万干草叶托举着，将天地的精华渗入血脉。

每一只羊的命运都与草原紧紧相连。天苍苍，野茫茫的草原，真像一个大舞台，羊群在其间尽情撒着欢，如同贪玩的孩子，贪恋着风吹草现的神奇力量，贪恋着水甘叶醇的美妙滋味。于是，一只只羊，便携着风的自由和草的清香，以及太阳的温暖，渐渐融入骨骼和血肉，从外到里，皆成补药。

没有茂密的水草，没有甘甜的湖水，没有清冽的天空大地，就不会有鲜美的羊肉，也不会有异香的羊杂汤。

若问哪里的羊杂汤最好喝？偌大世界，羊汤万千，风味各异，答案



道须沟白桦林

胡晓明 摄

间与多年前土拨鼠踏碎晨露的声响重叠。这声明亮的鸟啼在空谷间回荡，不绝于耳。瞬间，心尖上的那点红尘喧嚣，竟随着山风散了。原来山野从不会辜负任何一双凝视它的眼睛，无论是孩童好奇的瞳孔，还是此刻被山风冲荡的心田，都能在草木的呼吸与禽鸟的啁啾中读到大地写给未来的抒情诗。

石阶两侧的苍翠无限延展，百年古树的虬枝如青铜铸就的龙爪，攀着苔藓斑驳的岩石向上生长，皴裂的树皮里渗着松脂的沉香。其间忽有新绿映入眼帘，是正值青壮年的香樟与白杨，嫩绿的叶片在山风里翻飞，枝丫舒展如少年的臂膀。太阳的光线穿过树梢，苍劲的老干与蓬勃的新枝互相托举，仿佛光阴在此处打了个结。低头看，古树的根须不依山的走势，却独辟蹊径地深入一块岩石的间隙，在另一边的清泉旁有了分枝。藤蔓垂落的地方，蕨类植物正用孢子传递时光密语。置身这片被称作“塞外西双版纳”的沟谷，让人忘了此刻正站在北方的山坳里。

山路崎岖，树影在肩头叠成流动的屏风，行至转弯处，忽有笑语声传来，却寻不到人影，循声望去却只见青青绿绿的野果坠地。又往上爬了半响，才又拾得几句断断续续的谈论之声，原来是前方栈道上的游人正倚着栏杆拍照。可是，还没等你接住，这语音已跌进谷底，

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脚步声落在石阶上，敲出与大山同频的节律。

倏忽，石阶变成了木栈道。而我，则在巨大的石塘间发现了白桦林。

北方众多的树木中，唯白桦独得我心。白桦属落叶乔木，有白色光滑像纸一样的树皮，可分层剥下来，用铅笔还可以在薄薄的树皮上面写字。表姐家前山坡有一小片白桦林，白桦林下簇拥着高山杜鹃。这个美丽的清幽之所，很快被开辟成年轻人谈情说爱之地。当年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剥下桦树皮做定情之书鸿雁传音。一时间，在枯燥的知青生活中，桦树皮卷变成了丘比特之箭，谁得到都会万分欣喜。在那个年代，桦树情书给知青们躁动的青春，增添了浪漫诗意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总会对着白桦树斑驳陆离的躯体心生怜惜。看着白桦树的各种表情，总会猜想斑驳背后的故事。白桦喜阳光，生命力强，在火烧毁森林后，首先生长出来的一定是白桦，常能形成大片的林，白桦是天然林的主要树种之一。白桦浑身都是宝，木材可供一般建筑及制作器具之用，树皮可提桦树油，白桦树可孤植，可丛植于庭园、公园、池畔、湖滨，可列植于道路旁。在北方的草原、森林、沟壑，都能找到成片茂密的白桦林。

每当我想起白桦的树语是“生与死的考验”，耳边就会回响起朴

## 羊杂汤

必是迥异。于我而言，最浓情的羊杂汤，一定在草木繁茂的绝美之地，在心灵憩息的吉祥之地。

草原人最是好客。羊肉怎么吃，牧民都会仔细盘算，最好的留着待客，边角的留着自用，每一块肉都不能浪费。味鲜价高的羊肉羊排留给客人，便宜的羊杂则成了自选。于是，趁着日头西斜后的微凉，牧人生起篝火，将羊棒骨丢进锅中，小火慢慢熬煮，待汤汁渐成奶白，再将切好的羊肝、羊肺、羊心、羊肚、羊肠悉数倒入。及至将油油绿绿的沙葱入锅，羊杂被改了性子，原本烈烈的气味，开始变得温润。

奶茶是平常日子，羊杂汤便是节日。一端上桌，一家老小便喜滋滋地捧起热气直冒的羊杂汤，汤是奶白的，像草

原刚下的第一场雪，干净又纯粹。一片片莹润的粉红羊杂浸在汁水里，透着诱人的光泽，再撒上一把翠绿的香菜末。一口下去，油油清香萦绕在舌头的尖尖上，鲜鲜的滋味顷刻灌满了胸廓。千百年来草原的精华，汇成一抹香，那是奶香草香混着河水的馨香，滚滚滔滔顺着喉咙而下。肚里隐隐充斥着热热的气，一瞬间，便把人的五脏六腑冲刷得干干净净。

谁说“心肝肺”脆弱、绵软，凭着骨汤打底，沙葱助阵，同心协力，组合在一起，妥妥王炸。

嘴里品啜着鲜美，眼睛不禁投向远处撒欢玩耍的孩子们。像一群欢快的小马驹，围着蒙古包你追我赶，再远处，归圈的牛马羊，或卧或站，悠悠地啃食青

风且吟听



牧马

张成林 摄

树的《白桦林》：“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。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，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……”

爱草木与人，原是灵魂与万物的自然共振，哪需剖白其中缘由？若非要用逻辑的标尺去丈量心动的轨迹，那些被拆解的情愫便如离枝的花瓣，在理性的风里散成褪色的齑粉。我常独坐空庭，手擎茶盏，以为能将心绪折成可取舍的纸页，可每道自以为强大的折痕下都藏着不舍和羁绊。原来，那些试图厘清的挣扎，不过是灵魂在虚实间迷路时的惶恐和迷惑罢了。

当思绪在自我拉扯中疲惫时，正适合一头扎进白桦的密林里。同行者远离的脚步，成全了这场与自己的私会。听，栈道的回声正与群山的平仄应和，我便踩着这由年轮与木纹谱就的旋律，让影子在斜斜的光束里晃成一片会呼吸的叶子。在道须沟，我的灵魂以草木的姿态，自由翱翔在天际间。

越往上行，我发现了这些乔木的秘密。它们恪守着与生俱来的间距，枝丫在空中交错出疏朗的气质，既不叫浓荫凝成密不透风的墙，也不让某棵树的影子在石阶上独成孤岛。

一声黄鹂的啼鸣让我回过神来，顺着栈道下行，忽然看到有一对老夫妻弯腰植树于林间，攀谈起来才知道这对年过六旬的夫妻已经在这山上植树造林40多年了。从青春到暮年，他们一直做着同一件事，坚守在同一个地方，从风沙肆虐到绿树成荫，从荒山到莽莽林海、再到百鸟乐园。

须臾，夫妻俩扶着白桦树站了起来，手环到背后，敲打着微驼的脊背和腰身，古铜色的肌肤在斑驳的树影下显得那么生动，似乎每条皱纹里都刻着质朴与坚守。此时白桦树也拔直了腰身，人与树相互搀扶着站立在道须沟的林间。天地之间，山水相依，人文相连。我没有理由不相信，此时白桦树的顽强已经根植于夫妻俩的骨血，没有理由不坚信他们的骨骼坚硬如白桦的躯干，宁折不弯。

看着白桦林中的夫妻俩，朴树《白桦林》的旋律又开始低音回旋，而“生与死的考验”却被这对相依相伴的夫妻，演绎得这般平常，这般伟岸。

风北韵疆

草。孩子们银铃的笑声和牛羊的哞哞咩咩声混在一起，落在大人们的心湖里，一圈圈荡起涟漪。

涓涓流淌出的笑意，再大的风沙也遮盖不住。牧人脸上纵横的皱纹里，藏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却也蓄着无尽的希望。看到孩子们快乐成长，看到牲畜膘肥体壮，再辛苦的日子也是有奔头的。一碗美味的羊杂汤，让简单平凡的生活，有了滋味，更有着热气腾腾、果实累累的盼头，暖了胃，更暖了心。

羊杂汤是草原上的汤，一个“杂”字，是粗犷，是本真，是包容，亦是融合。

曾经随草而居的牧人，面对种种艰辛，从不退缩，而是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，守护着草原，守护着绿色的底线。一点点浇灌绿意，一寸寸种下希望，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，亦是对人类生命之本的敬仰。

夜色渐浓，抬起头，看看圆月高挂；低下头，看看羊汤氤氲。一碗铺满月光的羊杂汤，让人尝过草原的精华，也尝过月光的味道，这是草原最感情却又最内敛的浪漫，足以拴住一颗心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心里都眷恋着，悠悠回荡。

## 松风吹过的地方（组诗）

□李广凤

## 万里松风

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  
拉长远眺的视线  
干净的蓝天白云下  
十万亩樟子松  
收紧沙漠的肋骨

一锹一镐  
一双双粗糙的手  
用执着的绣花针  
在多伦诺尔这片土地上  
绣出万里松风的清香

## 新鲜绿荫

沙漠用一腔热情  
拥抱浑善达克时，连阳光  
都变得无比滚烫  
而人类则用浸透汗水的掌心  
同沙地榆举起  
一树树新鲜的绿荫

当沙粒无情地争夺绿地  
每一棵小草  
都是坚守阵地的战士  
用生生不息演绎了  
向死而生的倔强

## 滦河悠悠

从滦河的源头  
我认识了巴彥图尔古山麓  
又从它所经的地域  
了解了五女河，闪电河，黑风河，以及渤海

与多伦诺尔相依的滦河  
不仅哺育了两岸的各族人民  
更在新时代，开创了  
引滦入津工程

河的长度可以精准计算  
但深情，却永远无法  
用尺度来丈量

## 漠南商埠

以茶为媒，漠南漠北  
古道上不知飘过多少  
丝绸、茶香……

多伦诺尔，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镇  
因商而盛  
因茶而兴

长长的驼队跨越雄关漫道  
旅蒙商人的行囊中  
用红柳条编织的背篓里  
少不了喇嘛店的月饼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 
多伦诺尔，始终像锡林郭勒草原上  
一颗璀璨的明珠  
在人世更迭中  
诠释着古老与年轻

## 七个湖泊

七个湖泊，连接南高北低的燕山北麓  
环形水系清激盎然  
而它们又牵出了陨石坑，侏罗纪  
与白垩纪亿万年的地貌

一尘不染的天空下  
青山绵延，花海绚丽  
草香在清风中弥漫  
多伦环犹如母亲伸出的手臂  
温情而强健的护佑着  
一代又一代儿女

星诗空